

花季雨季文学屋

彭凡主编

liulicaoliulixin

琉璃草 琉璃心

我的青春我做主
我的情感我来写

版社

花季雨季文学屋

彭凡 主编

琉璃草 琉璃心



中国市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琉璃草 琉璃心/彭凡主编. —北京: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1
ISBN 7-80155-838-3

I. 琉... II. 彭...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41665 号

书 名:琉璃草 琉璃心

主 编:彭凡

责任编辑:宋涛

出版发行:中国市场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小街 2 号院 3 号楼(100837)

电 话:编辑部(010)68034118 读者服务部(010)68022950

发行部(010)68021338 68020340 68024335 6803357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星月印刷厂

规 格:880×1230 毫米 1/32 8 印张 160 千字

版 本: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5-838-3/I·3

定 价:1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更换)

当你对我打开了心扉
我的心便含满了泪水
那疲惫不堪的灵魂
便感到一股温暖
心中的痛苦渐渐地被幸福所占领
幸福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隧道尽头，便是阳光
风暴过后，一片宁静
忧伤的心底有支美好的歌
幸福在前面等待着我们



目 录

第一辑 永远有多远

无心快语	平沙(2)
城市的门外	钱志伟(25)
一只引我上钩的蝴蝶	张然(34)
摇摇摆摆两朵花开	胡子(42)
谁是最可爱的情敌	居一(49)
傻瓜的爱情奇迹	罗为辉(56)
红豆熬成汤	李晓颖(63)
永远有多远	刘金贫(72)



第二辑 黑色天使不寂寞

- 花季不哭 小小(80)
星愿心语 毛毛(87)
101 瓶鲜橙多 红风(94)
情人节的故事 张玮(100)
寂寞了,红豆 仇柳璇(103)
黑色天使不寂寞 优束艾妍(106)
第 21 枚蓝色书签 方丽(112)
最后一个手语 花过雨(117)
相见不如约定 莫筱雅(122)
再见,我 16 岁的夏天 等待(130)
死“豺狼”,我上当了 林箫(134)
不做你记忆里的青梅 苹果小丸子(139)

第三辑 流泪的夏天

- 彩虹桥上的爱恋 刹时花开(144)
凋谢了的玫瑰花 潘琳青(153)
原来我才是你的 MM 小征(158)
永远的永远是你 花绛霄(163)
流泪的夏天 紫江(169)



阳光的七个色彩	刺痛成伤(174)
下完雨后出太阳	陈 菁(178)
我和班花有个约会	张红斌(183)
受伤的女孩儿长发飘飘	敖长珍(188)
爱神的钟丢了	齐桂萍(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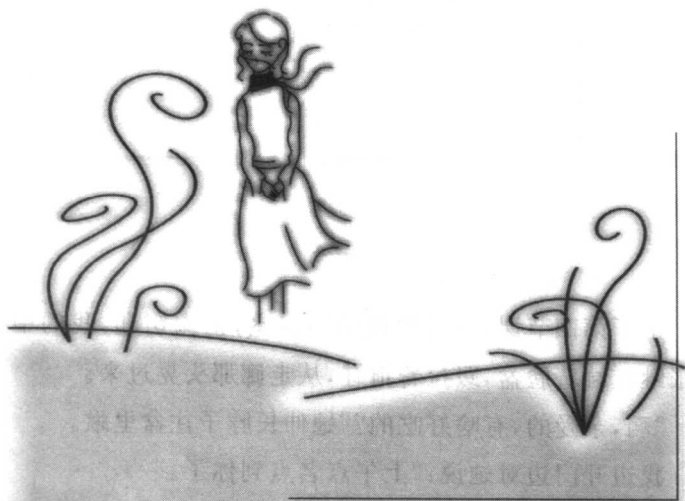
第四辑 青春不设防

高三男生 24 小时	星 晴(198)
爱是一种善意的谎言	白衣童生(205)
我也可以成为天使	苏伟明(209)
拒绝爱你	蔡菁菁(211)
青春不设防	淡如轻风(213)

第五辑 见面不如在线

许愿树下载我的网络爱情	许 言(218)
见面不如在线	童小格(225)
想飞的鱼	离开水的鱼(230)
绽放在冬日里的一朵红玫瑰	菊 子(234)
爱上狮子的天蝎	蓝色蝎子(241)
两只流泪的鱼	水 妖(244)

琉璃草 第一辑 永远有多远
琉璃心 liulicaoliulixin



你问我为什么，我前五个跳动的细胞都选择了你，因为我
爱你。

我笑一笑，说：你爱我，是因为你爱我，不是因为我爱你。



· 平沙 ·

无心快语



下了第四节课，打好中饭端回寝室，正掏钥匙，我的中学校友张继红端着脸盆，趿拉着拖鞋，从走廊那头晃过来。

“啊，亲爱的，有啥好吃的？”她伸长脖子往盆里瞅。

我边开门边对她说：“上午点名点到你了。”

她牙一呲，哼了声，夸张地伸出两个手指头，夹了块小排骨塞到嘴里，末了还意犹未尽地把食指放进嘴里嚼了嚼，说：“你这嘴里，几时有过实话？”

一份小排骨要四五块呀，我心疼地咽了口唾液，冲她一笑走



进寝室。

屋里只有陈兰，一边吃饭一边看报。侧影看去，齐耳的短发衬得她温柔似水。她总是这么迷人。我在床头挂好书包，倒了杯开水，埋头吃起来。

“肖杖，刚刚穆阳找过你。”陈兰翻弄着报纸说。

我停下勺子：“他说什么了？”

“没讲什么，见你不在就走了。”她回过头一笑，“噢，好像放了本书在你床上。”

还没吃出什么滋味来，饭就没了。我擦擦嘴，钻进蚊帐，展展地躺下。随手抓起穆阳送来的书，扫了眼封面。果然是这本《七里香》。我一甩手把书扔到脚后。

何必呢。

被子拉到头上，不一会儿便沉沉入睡了。

醒来已是午后两点多，屋里不再有人，都上课去了。我爬上床，在桌前坐了好一阵，猛然发觉应该吃点什么。饼干筒里早已没有存货，还是不甘心，拿过来用力晃了几下，没戏。

越没吃的时候肚子里越空虚。口袋里只剩下一块零五分了，明天要交书费，一元。五分钱能干嘛？我背上不知有些什么的书包，走进阳光里。

前两天翻了翻进大学以来的日记。什么抒情小诗啊，什么“艳遇”啊，什么有朝一日飞黄腾达之类的，今天再看实在惨不忍睹，让我一个劲儿地怀疑自己过去怎么会这样。夜深人静，把大大小小厚薄不一的七本日记拿到厕所统统烧光，省得放在枕边让我无地自容不寒而栗。在中学时我就有烧日记的前科，好像



烧了日记，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抹去过去所有的罪孽，之后再野心勃勃地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一样。如此这般，所有的如诗年华全给冬天里的一把火抹煞了。偏偏忘记的是不该忘的，该忘的却永远刻骨铭心。

一对才子佳人悠悠荡过来。男的是穆阳，一脸的坦荡磊落，一身的浩然正气。那个娇媚地偎在他身边，作小鸟依人状的是裴雪柯。我们相互点点头，擦肩而过。

我又走进了商店，毅然掏出那一元钱，换了个日记本。拿在手里走在路上真有点不知所措，本子仿佛有点烫手。我不敢保证今后日记的内容就会熠熠闪光振奋人心少年壮志不言愁，即使已同穆阳分手又会怎样。

没准一来情绪，我又会来个星星之火烧了它。

二

课间，张继红把我拉出教室，说：“哎，你和那个姓穆的是不是有些那个？”

“谁知道！”我白了她一眼，“怎么了？又怎么了？”我两手插进裤兜里，依墙而立。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装糊涂，人家可是名主有花了。”

我不作声。她又说：“真不知道？就是力学系的裴雪柯呀，大一时出过畅销诗集的那位。”

“关你屁事。”

她眯着眼瞟着我：“杨——浪漫一下？”

“庸俗。浪漫，浪漫得有本钱，要有张令芸芸众生倾倒的



Face,还有足够的 Money 天天泡沙龙,你瞧我够这个水准怎么的。”

“人家可是中学好上的,老夫老妻的,你别动真的噢,跳不出来你自找没趣。”

“轮不到你教训我。”

“那当然。只要你能把握住无产阶级感情。”

“什么玩艺儿我还不清楚。妈的。”

“竖子不足为谋。”

我笑嘻嘻地说:“下节课——还上吗?”

她狠狠地瞪我一眼,收拾书包去了。

张继红买了包陈皮,我俩又开始逛马路。路过报栏,“看电影吧,反正晚上没事。”她冲广告说。

“破电影,早看过了,没劲。”

“比如你可以给我谈谈人生问题。”

她掬了我一肩。我一本正经地说:“你去看看也好。里面有位女大学生,一身白西装,秀发披肩,站在一位埋头苦干的英俊男子身旁,婀娜多姿地读外语。想想自己这个德性,哎,惭愧呀。”

“这有啥,下辈子咱也来个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回眸一笑百媚生什么的。”

“真的?是不是这样?”我拿出电影里女主角的那种著名憨态来。

远远的,裴雪柯走过来。

张继红笑咪咪地看着我,咧咧嘴,眨眨眼。我使劲吮着那块



被唾液浸泡多时的陈皮，这味儿！

她没看到我们。近视眼最大的优越性是眼不见心净。

凭心而论，裴雪柯的确光彩逼人，且不说造诣非凡的走路姿态，只那双惊心动魄的眼睛，真是我见犹怜。

穆阳，在他所结识的女孩儿中，没有谁能盖过裴雪柯。认识穆阳，照例是在一个舞会。大凡这种场合，穆阳这种人是很能吸引女孩子的目光的。张继红说，只要一看，我的眼睛就痴心妄想呆呆的，她就忍不住想对我说点什么。我尝试过多次，确实有那么点意思。这就足以弥补我笨嘴拙舌不善言辞的缺陷。同一个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交往，无异于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垃圾桶，你尽可以将你的烦恼你的委屈你的哀愁一古脑儿地倒给对方，而幸福喜悦则可以独自慢慢地享受和品味。这种买卖很划算，穆阳屈尊同我亲近的真正企图也大抵如是。

进舞场时，一支曲子正余音袅袅行将就木。我就近找了个位子坐下，要了杯桔子水，慢慢吸着。对面长椅上，靠窗坐着一个女孩儿，脸形很阔，头发在脑后认真地扎成一把刷子，头微微上扬，忧郁的眼睛不时瞟着不远处几个油头粉面的小生，一副众人皆醉她独醒的神态——看得出她是第一次进舞场。嗨，到这种地方来卖弄气质，走错门了。放下桔子水，游目舞场，寻找着什么。一曲完了，红男绿女纷纷回座，对面刚坐下的男孩儿，隐隐有些面熟，大概是校园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缘故吧，也就不以为然。恍惚间，音乐再起。

对面的男孩儿站起来，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停在他的脸上，怎么也挪不开。他双手插在裤袋里，冲我微微一笑，不知怎么回



事，我已经站了起来，让他揽了过去。

一曲慢三，沉郁绵长。

“还认得我吗？”他低声问。

认得。怎么不认得。我一下子记起就在上个周末，晚饭时去买小笼，队伍排得像到了火车站售票处，我东扯西凑就想加个塞儿，可眼前这小子在后面乱嚷，害得我小笼没吃上，只得买了二两水饺。舀了半碗醋，正往外走，不小心脚下一滑，就要摔倒，我忙伸出一手撑地，才没丢人现眼地趴到大庭广众之下，可饺子是撒了。我脑袋胀得像要炸开，就听有人大声说：

“呀，呀，多好的北方饺，个大，皮薄，馅足，食之有味，弃之可惜！”

扭头一看，又是这小子。我恼羞成怒，想也没想就把半碗醋全泼在他身上。淡绿色的薄绒衫上，地图在一寸寸地扩大。今天这醋还真不赖，可能是食堂的大师傅懒，掺的水不够多，味儿挺冲。笑容凝结在他的脸上，这小子呆若木鸡！我可吓坏了，盆也顾不上捡了，撒腿就往外跑。

“忘了！”他有些尴尬。

我笑了。

女人就是女人，我拿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们回到原来的座位，那位姑娘已经不见了。

穆阳的形象很出众。挺拔健壮的躯体，灼灼逼人的眼神，在这种对外表要求完全“赤裸裸”的场合，更是夺人眼目。刚才我注意到，舞曲一响，很多女孩儿都注目于他，他却处之泰然，这种男孩儿早让姑娘们的目光宠坏了。



他尽量使自己坐得更舒适，说：

“我叫穆阳，太阳的阳，泰穆公的穆。你呢？”

我把名字划在落满灰尘的桌子上，他歪着头看了会儿，用不敢肯定的语气说：“肖——杖？好名字。”接着就把“杖”字胡乱解释了一通，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人和我有点臭味相投。

穆阳让我一阵眼花缭乱。随便一个眼神、一个鼻音很重的发音，都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我真不敢相信自己也会一见钟情，我装腔作势半真半假地露出那么点意思，穆阳摆出一副老手的嘴脸，言语间不时刺我两句。我敢打赌，他肯定以为我上钩了。

后来的事情当然想像得到。穆阳常来找我，谈笑间，他挥洒自如地端出了他的恋爱史。我把录音机调到最大音量，给他听：

“汤米和罗娜是爱人……”

三

晚自习回来的路上，合起书本时的那种成就感早已荡然无存，疲惫不堪地想找个地方坐坐，转到一个僻静处，垫着书包坐下。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脑海里似乎正经历着一场暴风雨，电闪雷鸣，天摇地动，真让人怀疑世界末日是不是这德性？

中午，张继红来告诉我，我们中学时的一个男生，连续五年高考不中，谁知不到一学期，因为练大雁功走火入魔退学了。一番话让我午饭吃得好憋气，我说他怎么样你干嘛非给我讲，我又没工夫同情他。张继红看看我，说你是不是也和值班的“三八”阿姨一样到更年期了？



记忆中那个男生像个小老头儿，个不高，一脸倒霉相，总是最早到校最晚离开，忙忙碌碌像只辛勤的小蜜蜂。总是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这地方他坐了八年。整整一个抗日战争。最后一次复读，他父亲死活不再同意，直到他先下跪血书立下军令状才说动老父亲。

我搓着发僵的脸，站起来，书包真沉。

月光白得有点冷。蓬松的树枝投下一团团黑影，放肆地洒满路面。我疲惫地走着，又想起了那首心爱的歌曲《无心快语》。就是这首歌，有一天我难得好兴致，轻唱着这首歌，穆阳手指紧抓着脸，指下的肌肉沉沉凹下，双肩紧缩高高耸着，逼人的眼睛死盯着我。

或许，我们真是臭味相投。

似乎所谓的三角恋爱中，都有一场必不可少的闹剧。上学期的一个中午，我正吃着方便面，一个陌生的女孩儿到寝室来找我，义正辞严地痛斥我是个撬墙角的小人。起初我还以为她是穆的哪个小阿妹呢，这事对于穆阳是司空见惯了。费了好大劲才弄清她是裴雪柯的好朋友，我扶桌站了起来。

“你坐呀。”

她“啊”地后退一步，用警惕的目光看着我。

“你少来这一套。”

“多来哪一套？”我笑嘻嘻地问，“来要穆阳是不是？争什么，这么沉不住气穆阳能爱你吗？”

“你怎么这个样子？脸皮真厚！”她气急败坏了。

“我告诉你，见了穆阳要双肩摆平，胯部以下轻轻扭动。”我



行我素怎么会这么无耻。

她可受不了了，嘴唇抖抖索索走到门口，猛然一个 180 度大转变，石破天惊地骂了声：

“流氓！”

还有人说我流氓？心中一阵兴奋。陈兰目不转睛地盯着一张油渍麻花的《人民日报》，其余的几个室友，大概在帐子里睡得正香，连熟悉的呼吸声也听不到了。

只有灵魂空虚的家伙，才会傻呵呵地替别人操这份闲心。不止一次听说热中于撮合别人的人往往是自己中意于其中的哪位异性，所以天下的“红娘”“红爹”暗渡陈仓红杏出墙的故事多的是。今天我先让她好好地充实充实。

在寝室里，我这副愁眉苦脸、被爱情折磨得失魂落魄的德性被同屋们尽收眼底。她们见我恋爱谈得如此狼狈不堪，一开心就天天轮流帮我打开水，仿佛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她们的优越。怪不得青年人一失足就有好心人去帮助呢！

黄梅雨季，似乎整个人都在变味发霉。这种天气，我特别开心，不管是不堪重负的教学楼，还是落花残红什么的，都不会干扰我的情绪。

离月底还有十天，又没菜票了。翻翻抽屉，找出残存的那张十元大钞，塞进书包侧面的口袋里，来到书店。好书不少，价钱太高，甩甩手走了。

雨天，图书馆里人少。我存好包，进书库里挑了几本书，办完手续，刚要往包里塞，噢，大大小小的拉链怎么全开了？进库时明明拉得好好的。我下意识地探头一摸，十块钱没了。我脑